

譚詠俊（家）

鄧心儀（奧德修斯的現代生活）

劉穎華（弟弟）

陳磊基（孩子）

張欣怡（信徒）

張可森（樂園）

浸大文學創作

中語文

浸會大學語文中心出版

出版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 一編輯 唐睿

Printed and designed & produced by JMBJ Printing Services Co., Ltd.

投稿可以寄到《支流》tributaries.bu@gmail.com，作品如獲刊登，我們會通知投稿人；稿件不合適的話，不會通知。希望大家體諒我們人手不足。

投稿者須附上：
（一）真實姓名和筆名（如有）
（二）就讀 / 就職浸大的學系和年份
（三）職員 / 學生證號碼，現時職業
（四）手提電話號碼
（五）電郵地址
（六）郵寄地址
希望各位同學、校友踴躍支持《支流》。

奧德修斯的現代生活

鄧心儀

喜歡想像，慶幸還會做夢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2012 -)

「叮鈴！叮鈴」奧德修斯不甘心地按停鬧鐘，支撐起疲乏的身軀。看了看旁邊，妻子已經上班去了。珀涅羅珀的公司接了一筆大訂單，要為某位闊太做一批新的晚禮服，現在她幾乎沒有休息的時間。他想過要妻子辭職，專心照顧兒子，加上她的公司有個不懷好意的傢伙，在對她虎視眈眈，他放不下心。不過，他們兩夫婦又要供樓，又要供兒子念書，恐怕他一個人的薪水應付不了。況且，公司最近太多事，他也不敢輕舉妄動。

胡思亂想了一堆，奧德修斯勉強打起精神，下床去洗漱。屋子裡靜悄悄的，特勒馬科斯已經上學去了。他們父子二人很少對話的時候，一個起床時，另一個則已出門；一個放工回家後，另一個早已入睡。偶爾在假日時，奧德修斯想抽空和兒子談天，特勒馬科斯卻有一堆測驗和功課要忙，結果二人關係越來越疏離。還好兒子懂事生性。奧德修斯只能這樣聊以慰藉。

草草吃過妻子準備的早餐，奧德修斯換過衣服，出門上班。他住在荔枝角，每日要搭地鐵回到位於尖沙咀的公司。這段車程雖短，但對他而言，卻是一個宛如地獄的戰場。地鐵進入荔枝角站時，車廂往往已是三分二滿，駛到深水埗站時更是全車爆滿，擠得水洩不通。奧德修斯身形高大，不但被人擠得透不過氣，還要受人白眼，無形地指責他太佔位置。最恐怖的是旺角轉車站的光景，每當他看到人群從對面的車卡下車，再衝向自己身處的車卡時，總有一種上戰場衝鋒陷陣的感覺。人群如潮水一般湧入車廂，把奧德修斯推得人仰馬翻。一波又一波的敵人來襲，他殘餘的睡意全被趕走了。狹小的車卡居然能裝下這麼多人，真叫人嘆為觀止。奧德修斯倚著車窗，看到擠不上車的乘客面上咬牙切齒的神情，不禁有點幸災樂禍。

幾經辛苦終於返回公司，奧德修斯才剛安頓好，便收到頂頭上司波塞冬的內線電話，說是要他來自己的辦公室。奧德修斯暗嘆一口氣，自從上次他在公司運動會中誤傷了波塞冬的兒子波呂斐摩斯，害得對方視網膜脫落，住了兩個月醫院後，波塞冬一直處處刁難他，這次恐怕也是凶多吉少。果然，波塞冬指責他的工作態度消極，足足夠了他一個小時，還要他寫報告反省。奧德修斯只好懷著滿腹牢騷返回座位。他環顧辦公室，大部分的同事不是在玩手機遊戲，就是以極緩慢的速度處理眼前三工作。奧德修斯心中不忿，這些人的工作態度比他更不濟，波塞冬偏偏只責罰他一人，只好當自己飛來橫禍。他寫了一篇千字長文，以免一會兒波塞冬「雞蛋裡挑骨頭」，又要他再重寫。

把事情搞定好後，已經是中午了，奧德修斯就和幾個同事一起去吃飯。席間，他忍不住對波塞冬的針對抱怨起來，大家都說了些安慰的說話，罵波塞冬公私不分。赫耳墨斯還請他喝了一杯咖啡，為他打打氣。

午飯過後，奧德修斯總算提起拼勁，開始處理手頭上的事務。他發現了一些資料上的缺漏，便打算問問同事。然而，當他望向其他人的時候，他才發覺大家的異狀。全部人彷彿中了降頭一樣，眼神渙散，無法聚焦，只是在鍵盤上亂敲亂打，通通都不敵睡魔纏繞。雖然說是「飯氣攻心」，午餐過後總是特別疲倦，但也不用睡得像死豬一樣吧。奧德修斯打量了一下，發現負責資料彙編的歐里羅科斯看起來還算有精神，便走過去和他說明了問題。花了大半小時，總算把資料核對好。

眼見工作大有進展，奧德修斯心情十分暢快，便決定偷偷地休息一下。他上網瀏覽新聞，看看「網絡 23 條」的相關消息。雖然不太了解什麼是「直播打機」、什麼是「cap 圖」，但他也大概明白這是一條惡法。然而，今天的新聞頭條卻是關於一位連續殺人犯的落網。這個殺人犯是一位女性，名叫斯庫拉。她的慣常犯案手法為偷襲，躲在偏僻小巷的一角，等待走夜路回家的途人，然後以兇殘的手法將他們殺害，至今已有人六人遇害。奧德修斯為之咋舌。雖然他一向認為世界上有很多變態的女人，他的直屬上司卡呂普索便是一例，但他還是第一次聽到這麼奇特的案件。來了這麼一齣，這幾天大概沒有人有空關注「網絡 23 條」了。

奧德修斯把鼠標移向「娛樂新聞」，發現他很欣賞的女歌手塞王出了新專輯。塞王是他打從小時候就十分喜歡的歌手，歌聲動聽，人又長得美。雖然現在老了不少，但風韻猶存。每當奧德修斯聽到她的歌聲，便會忘掉生活中所有的煩憂，沉醉不已。可惜，現在香港音樂市場萎靡不振，年輕人只追捧外國音樂，像塞王這種實力唱將，現今已是無人問津。連發行了新專輯，也只有寥寥數份的新聞，沒有廣告宣傳。奧德修斯惆悵過後，便關閉瀏覽器，重新開始工作。

下班時間轉眼即至。正當奧德修斯收拾好文件，打算離開時，卡呂普索把他叫住了。她說有一堆重要文件趕在明天之前完成，要奧德修斯加班幫忙。奧德修斯縱然心中一萬個不願意，仍得強顏歡笑，準備工作。卡呂普索很喜歡各位同事加班處理一些瑣事，奧德修斯認為這是因為她的「剩女」心理。雖然卡呂普索又能幹又漂亮，但年過三十仍是孤家寡人，據說是因為她性格太強悍所致。她平日總是板著臉對著同事，常為小事情大發脾氣，因此大家都認為她是將生活的不滿發洩在他們身上，加班只是其中一種玩弄他們的手段。其中，奧德修斯最常被她要求加班，至於其箇中原因，他本人也是想不明白。

奧德修斯用最快的速度完成工作，脫離了卡呂普索的「魔掌」後，馬上打電話回家，妻子說自己也是剛回到家，沒有煮飯，叫他自己吃晚飯。於是，他就和平日一樣，吃過飯後乘車回家。

返到家中，一片漆黑，珀涅羅珀和特勒馬科斯已經入睡。他匆匆地沐浴過後，也悄悄地上床睡覺了。

他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想起平凡沒趣的今天，想起過去一模一樣的日子，想起未來大概也會一模一樣的日子，緩緩地閉上眼，進入夢鄉。

唯有在夢中，奧德修斯才可以變成一個智勇雙全的英雄。

"Alienation...Bias...Chaos...Disease...Earthquake...Flooding..."

張可森

見習詞人，閱讀先於創作。個人網誌：Tin4C14
人文及創作系 (2012 - 2016)

6. Flooding

「走吧，這裡已經待不下去。」

花梨如此對我說，她的長髮繼續飄，飄到我的眼前，卻無法捉住。

花梨總無法好好停下來，她經常跟我說，人有一雙腿，就是為了走更遠的路。於是我跟她不斷地搬遷，由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有時我覺得，城市與城市之間差別其實不大，但她像一個倒數計，時間到了便會說「走吧，這裡已經待不下去。」，但我從來都看不清楚到底剩餘幾多時間，而F城，已經是我和她第六個停留的城市。

F城處於大陸的邊陲，當開拓者剛剛到來的時候，F城的海水沒有那麼湧動，只是輕輕地分隔兩岸，有種安穩而避世的感覺，所以開拓者決定以此為居。當時，人們要到對岸，都坐渡輪。但慢慢地，越來越多的人進入，經濟越來越繁榮。渡輪無法應付如此繁榮的人流，政府便動工興建海底隧道，穿過安穩的F港。建了一條，一條不夠。再多建一條，兩條也不夠。終於，建了三條。F城的居民以每日穿梭往返的軌跡，榮耀海底隧道，榮耀科技。再沒有人乘渡輪，再沒有人，想浪費時間在無法控制的波濤上翻滾。

F城本身以天橋之城自傲，行人橋、公路天橋互相連接，人們幾乎不需要走到地面。但自從我和花梨兩年前從每日都會地震的E城搬過來，海水拍岸的聲音越來越大，然後更悄悄地淹上來。頭一兩年，一些沒甚麼人居住的離島被吞下了，但誰都沒有太大反應。直至浪潮湧往市區，他們才懂得關注，開始上街示威，要求政府擋住海浪。但到底擋不住，政府便為錯縱交錯的天橋上加建蓋子，變成海底隧道繼續使用，符合經濟效益。他們說，F城就是這麼靈活變通。

當陸地越來越少，海底隧道便越建越多，一道道隧道，像一條條直線，而線與線之間的空間，將永遠淪陷。我想起E城直線的裂縫。E城每日都會地震，因為人們太過躁動。我和花梨就是害怕有一天會墮進裂縫內，所以才搬到這裡。望著水位線不斷上升，我開始疑惑。F城的海水為甚麼淹上來呢？

自從水淹，填海便停止了，但人總要糊口，於是我便應徵做海底隧道工程人員。作為外來者，我少不免會心虛，覺得自己乘人之危，乘著F城海水泛濫賺錢。直至遇上了這裡的居民——森森。森森是我的上司，負責決定哪些天橋需要改裝成隧道，哪些不需要，同樣也是因為水淹才增設的政府職位。

森森在水底的辦公室井井有條，門口右面的牆壁，放了五個直立的書櫃，放滿同一個尺寸的書。而左面的牆壁是一幅地圖，我這時才第一次知悉F城的全貌，畢竟洪水的速度，比繪圖快。一條一條，代表著道路與天橋的紅色線彼此連接。森森舉筆，在尚存的陸地畫上紅線，像醫生在病人的X光片上，發現癌症擴散，必須決定切除失救的組織。例如第三區，位於填海地，被設計用以安置流離的人口，特意建在工廠區旁邊，官員說是地區分工，但是排水太差，而另外覓地補償原區人口也不難，所以便決定放棄。

「我本身是一個車衣工。」森森說。「要不是洪水，可能我還在樓梯底幫人縫衣。」

「所以您感激洪水？」

「談不上甚麼感激。正如車衣工，不需要感激人們過於強烈的拉扯。有人遇上困難，我們剛巧可以幫人解決，於是就以此為職業，僅此而已。」森森低頭繼續劃去不需要的區域。

「被你劃掉的地區會消失。」

「紅線沒有劃下，洪水淹至都會同樣消失。」

「為甚麼海水會淹上來？」

「也許是地球暖化，也許是填海，也許是人口太多而陸沉，怎知。」我手指順著紅線行走，問：「你們不會害怕嗎？」

「怕呀，所以便為天橋加蓋。」

「加蓋，海水便不會上淹嗎？」

「如果有能力，我們更想抽乾F海，那土地問題也得以解決。」

「這樣下去，F城最終會被完全地淹沒。」

「到時便去下一個城市吧。」

「但是，」我頓了一頓，「F城已經是我第六個城市了。」

森森終於抬起頭。

「真的嗎？那我要搬遷時，就可以請教你了。」

樂園

花梨說，常常待在家裡太悶，於是我和花梨便到底底行人隧道逛逛。搭上升降機，便直接到達地底的地鐵站。在D城時，我和她常常坐船過海，為了避開瘟疫。但F城的渡輪早已停駛，碼頭都被水淹了，而地鐵站的出口直接連接隧道，方便非常，只需要順著人潮而行。雖然人多，但他們彼此不會碰撞。行走的方向在規劃時已經設計好，人們以一致的步伐向前走，只苦了我與花梨幾次跟不上步伐。

行人擠滿商店，商店擠滿街道，街頭擠滿城市。與水淹前沒有甚麼分別呢？逛到一條街的盡頭便轉彎，到下一個街口，再轉彎。轉著轉著，忘了拐了幾個個彎，便迷路了。

「請問這裡是哪兒啊？」花梨問路人。

「這是第十三街，很容易數，從東面開始數，第十三條街，就是第十三街。」路人答。

「好啊，謝謝你。」

待路人走遠後，花梨卻再問我：「第十三街即是哪兒？」

我看著從森森處得來的地圖，但依然無法找到自己在哪一條街。

「我……我不知道。」

花梨和我此刻在以玻璃為牆的海底隧道內，抬頭看著海水流動，潮湧，光線折射聚焦又離散，不斷閃爍。

花梨突然問我，「你覺得為甚麼海水會淹上來？」

我看見每一滴水都非常躁動。「或者有一些事物，不甘被忽視，便主動湧上來。」

我們沿著隧道從城市的一邊走到另一邊，海水都不曾疲累，依附在隧道的玻璃牆上，彷彿要向我展現某種強勁。我雙腿的力氣向下游走，舉步為艱。不想再行了。

花梨繼續問：「會不會有一天玻璃窗裂開，場下，然後海水就會湧進來？」

政府的工程人員精準地計算過。

「海水再繼續湧上來，會不會有一天，所有的陸地都會消失？」

人們會興建更多海底隧道。

「沒有陸地，我們尚有哪裡可以容身？」

沒有。

「我們會不會消失？」

會。

「走吧，這裡已經待不下去。」

我停下，人潮在我兩旁擠過。

花梨接著道，「去G城吧。那是一個不斷生長的城，我們不再需要害怕消失。」

「不斷生長，只會不斷拉遠我和你之間的距離，像宇宙不斷膨脹，行星之間的距離便越來越遠。」

「再不然去H城吧？」花梨不安地踱步。

「A城我們遇上不接納我們的人，我們走。B城我們遇上種種偏見，我們走。然後C城無止境混亂。D城瘟疫。E城地震不停。我們還可以去哪兒？我怕，我怕H城只是另一個地獄。如果我們最後去到Z城都不如意，我們將無處可住。」

「嘔！」

全條街的人都驚慌地望住玻璃天花。

天涯還安然無恙，雖然我們不知道聲音從何而來。

花梨停下了腳步，我與花梨站在人群之中，四目交投。

「可能疏離、偏見、混亂、疾病、地震與水淹，甚至剛才的巨響都是我們帶來的。我們為這個城市帶來了災難，我們應該內疚啊。」我說。

花梨點點頭。

我接著說，「我聽森森說，當初的居民就是游泳來F城的。但我其實想告訴你，陸地本來就是海洋的，就像我們還是胚胎的時候，被羊水包住。」

花梨與我望著天上折射的陽光，而海水流動好像減慢了。

「不如，我們下個星期去游渡海泳吧，很久沒有探它了。」

孩子家

陳磊基

我只是一个熱衷於睡覺的平民。
文學院一年級 (2015 – 2019)

那間屋子不知道空了多久，幾天前有個男人住了進來。隔壁的王婆婆半夜起來，發現窗外有燈，竟是從那扇還掛著蜘蛛網的窗戶透出來的。嚇得她趕緊把窗簾拉上，第二天清晨全村都知道了這件事，還有幾個剛從市場回來的阿姨在王婆婆家中嘮叨，叫王婆婆多加提防。

說來也奇怪，這種村落多被媒體稱為「城中村」，而且有不少已經被推倒，由高樓取代。只有上了年紀的，或是剛好家中的男人在附近工作的和甘於在自家樓下賣幾頭油條的人，才會一直留在這裡，其他人像是搶著往外走。好多人走去外面，一年才回來一兩次，不到兩天又匆匆離開。有些人走遠了，就沒有回來過。那間空屋子的一家人就是如此。王婆婆只記得是姓李的一家三口，有個剛上中學不久的邋邇孩子，聽聞是父親在很遠的地方找到了工作，便將家人接了過去。自此那房子的燈再沒亮過，到昨晚為止。王婆婆坐在門前，整理還在晾曬的陳皮，順帶偷窺一下新鄰居。那個年輕男人穿著白恤衫，貼身剪裁的黑色長褲，頭髮也梳理得很整齊，儼然一副城市人的模樣，斯文得很。他拿著芽菜製的掃把，正把垃圾往門外掃。門前還有來封了塵的單車，靠在紅磚牆上。那男人抬頭，往這邊看了一眼，報以微笑。王婆婆僵硬一笑，便低頭繼續擺弄她的陳皮。

然而村落的景象和往常一樣，女人們提著剛買的菜或是油條，走過貼滿鮮紅的「大力發展經濟」之類標語的街道，趕回家中。那些自己居住著的老人，打開兒女們送的冰箱，加熱一下昨晚吃剩的飯菜，也就解決了早餐。大家見那個年輕男人沒有鬧出甚麼禍來，也就懶得理他了。像普通的居民一樣，他自己買菜，偶爾會去老陳的超市買日常用品。王婆婆見到老陳，不免又要嘮叨一番，畢竟老陳是她數十年的朋友。老陳稱讚這年輕人挺有禮貌，結帳的時候還會說多謝，比起平時那些愛格價的阿姨好多了。王婆婆皺了皺眉：「你才認識他幾天？說不定明天就來搶劫你了。」老陳聳聳肩，沒說什麼。王婆婆對這陌生人的戒備，仍是放不下。

天氣漸冷，王婆婆像往年一樣，約了幾個朋友，各自拿家裡一些食物，一起到王婆婆家裡煮，當是聚會，老陳也自然包括在內。難得大家都有時間，能有一群人圍在一起吃頓飯，這樣熱鬧的情景只有新年才會見到，廚房裡一片忙碌。「呀，你沒請小林嗎？多好的人啊，還是你的鄰居，一齊吃頓飯打好關係，好歹也有個照應啊！」老陳對王婆婆說。王婆婆一時語塞，旁邊的阿姨倒是熱情地贊成，就把小林請了過來。他和大家打了招呼，便開始一同煮食。大家有說有笑，十分投契，尤其是老陳。王婆婆倒是格外的安靜。煮好以後，大家圍坐在桌旁一邊吃一邊談天。大家的焦點自然落在了這個年輕人身上，畢竟大家对小林所知道的並不多。像是被狙擊的目標一樣，小林大概講了下手自己的故事。原來他是外地人，也生長在鄉村裡面，但是到了十幾歲的時候，便被人送到了這個城市讀書。後來村落被改建，舊居成了高樓，小時候的朋友也都早已各自散去。自己便在這個城市紮根。他很懷念自己小時候的生活，也貪租金便宜，便在這裡租了所屋子。王婆婆問：「小夥子，那你現在有什麼工作啊？」小林頓了一頓，說他現在沒有工作，之前是在大公司當文員的，也因為這樣，才需要找個租金便宜的住所。老陳喝了點酒，聽到這話就興起了：「小林啊，我告訴你，那公司不要你是他們的損失，這點挫折……」盡是些老生話。他老婆想打停他，把手掌都伸到他嘴巴前。他一手撥開，然後繼續嘮叨，大家都笑了。就這樣談了幾小時，大家收拾好一切就回家了。

自此，王婆婆搬不動東西，會叫小林幫忙，或是家裡煮糕點，多出來了會分給小林一點。新年很快就到了，小林沒有回家過年，他說想要找份好點的工作。王婆婆的兒子一家人都來了，小林來拜年的時候，大家也談得很投契，私下交換了電話。兒子本來說是想要王婆婆搬出去和他們同住，王婆婆倒是不願意了。在這裡好好地住了幾十年，再加上朋友都在這裡，現在身邊還有小林這個孩子幫忙，王婆婆怎麼捨得搬走。只是兒子一家回來幾天，便又要趕回外地工作了，屋子裡又只剩下王婆婆。她早早洗漱完，準備睡覺，回到房間卻聽到有人在咒罵著些什麼。聲音從窗戶那邊傳來，王婆婆拉起窗簾的一角，小林的聲音更清楚了。「錢」「很快就好」「給我多一點時間」這樣的字眼，令王婆婆不安了一夜。翌日她找到小林：「孩子啊，我知道你現在還沒找到工作很辛苦，要是經濟有困難，交不起房租甚麼的，可以跟我說。我的錢除了買些飯菜，也沒什麼用了，要是要我幫忙也是可以。」王婆婆跟小林說。小林有些不好意思，說只是和家人有些爭執，錢還是夠花的。王婆婆不放心，硬是塞了個紅包給小林，說是新年給少了，現在補上。

弟弟

劉穎華

中文系 (2012 – 2016)

寒流下的假期
他收拾書包
在耳鳴尚在的沉默中
上一次的功課，超人筆盒，右上角被摺出三角形的測驗卷
54 分的標籤
壓抑在最深處卻被母親揭開傷口
我清晰看見
向上揚的紅色弧線在紙張
面上 消失不見

知識之海洋
會真實反映在人的脊椎上
我暫時挽起那包袱
牽著弟弟上補習班
一個慢慢跳起舞步的
跟在一個微駝的身後

他的目光追逐著公園跑動的同齡小孩
何時 他已經超越了我
如向日葵迎向太陽 是本能
然而寒風的嚴格令太陽卻步履
應得向日葵欲斷
低下頭望著灰白的街道
數著行走的步伐
麻雀被腳步聲嚇得揮翼高飛
他說我想變成一隻識飛的雀仔

看著他背起有形無形的書包
獨自走上 預定的路
捲曲 如煮熟的蝦
在熱水中翻滾
然後等著被評價

只是過了幾天，安寧的日子好像就要被大家手上這封信傳送。「信誠地產」四個字在信封上刺眼得很，打著配合政府發展的旗號，把刀架在了村民的脖子上。當然有人已經開始收拾細軟，說是兒女在外發展得好，自己沒必要待在這個破落地方，發展商的錢當是拿來潤飾下生活。舊木門後癱坐在椅子上的王婆婆，嘴裡呢喃著。老陳嘴裡的煙霧，穿過額前稀疏的頭髮，瀰漫在空氣裡。還有幾個老阿姨，緊皺著眉頭，咒罵著發展商。小林在屋裡來回踱步，說是村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讓步，自己受了村民的恩，定會幫助村民去反抗。他拜託王婆婆，聯絡上所有還在的村民，約在一起和發展商談判。才過了兩天，那些發展商倒真的願意應邀到村長家中，和大家談談。村長家也不大，發展商一出現，噓聲便淹沒了他。等到他說話終於能被聽見時，只開出了一個條件，說若是現在誰願意撤的話，願意付多一半的賠償。這條件換來了大部分人的沉默，和小部份人猶豫的目光。雙方僵持了幾個小時也沒有結果，小林激動得很，想要擋住發展商不許他走，發展商微微一笑，小林便被他身旁的公安打了數拳，並警告他不要滋事。

除了女人的驚呼，沒有人說話。王婆婆和老陳扶著小林，想到醫院去。小林擺擺手，紅著眼，說是要和發展商再談判。畢竟小林是讀過書的人，雖然大家都怕年輕人一時衝動，不知道會做出什麼事，但還抱著小希望。翌日他自己到村長的家中，十數人在王婆婆家中焦急等待。只是一切都格外平靜，有經過村長家的人，說是聽不到任何爭吵聲，好像沒有爭執。傍晚小林回來，並沒有帶來好消息。大家都只是嘆了口氣，本來就不應該抱有希望的。小林一臉陰沉，說起了自己的不甘。

故鄉的家也是這樣被發展商霸佔，父母也反抗過，畢竟是祖宗留下來的地，不能夠輕易流入別人的手。那天晚上他們的臉紅腫著，紗布纏著的手，拉著我說不出話。及後的幾天，我們收拾行李，很快就搬走了。父母沒有和他們抗衡的資本，我們去投奔遠方的親戚，在火車的硬座上顛簸。那些不願離開的人，也就是那些所謂的「釘子戶」，聽父母說，有無故落下傷殘的，也有已經離世的——畢竟大多是老人。當連政府都揚著要建設先進城市旗幟的時候，怎麼可能有人能夠留下。

他用手掩住了自己的臉。接下來的幾天，每天都有人拿著行李或是麻布袋，往車站的方向拉去。老陳、王婆婆，還有幾個死黨，聚在一起沈默。小林也在，他說自己很不想搬走，房東不來趕走他，他會一直陪著大家，賣幾頭的老漢。昨天也拖著自己的袋子走了，清晨廚具碰撞的聲音變得單薄。王婆婆的電話在今天的清晨響起，兒子熟悉的聲音傳來：「媽，收拾好東西，這幾天搬過來我這裡吧。」「不可能。」王婆婆堅定得很。幾秒鐘的死寂，電話那頭說：「因為你們，小林被打了吧。一群老人為了守著那些舊得快要發霉的房子，要一個年輕人出頭受罪。你們倒真有良心。」王婆婆說不出話，掛了線。買好了菜，煮好了飯，等兒子回到來。兒子很快便到了，勉強把飯吃完，開始幫王婆婆收拾東西：「舊的東西都扔掉吧，我那裡都有新的用。」於是，油煙壺和廚具全都成了廢物。王婆婆幫忙著收拾，想要把被拋在地上的那個啞啞的茶壺拿起來，還是被喝止了。王婆婆僵硬地站在原地，看著兒子重複著拿、扔、拿、扔的動作。她還是作罷，走到隔壁想要和小林道別，卻沒有人應門，電話也一直沒人聽。老陳手裡的煙燒到一半，知道王婆婆要走，也料到是遲早的事，說以後還要再見的，拿來家裡的花生和番薯，硬是塞到了王婆婆手裡。因為不是假期，火車票很容易買到，王婆婆當晚就跟著兒子在硬臥車廂裡搖晃著離開了。當然，臨走前兒子還不忘拿走發展商手上的錢，老陳頑固得很，但不得不屈服。他是最後一個離開的人，雖然不想收下那筆錢，他老婆卻悄悄地去拿了，老陳還為此打了老婆一頓，那天半夜她的哭號嘹亮得很，不過也吵不醒甚麼人。推土機還沒有來的某一天，王婆婆回來了，想要收拾家裡還有用的東西。它們的確還躺在地板上，蒙了一層薄塵。王婆婆蹲下去，把那啞黃色的茶壺拿在手裡，不願意起來。

不知道多久以後，有個穿白恤衫，貼身剪裁的黑色長褲，連頭髮也梳理得很整齊的年輕男人，在另外一條村落住下了，很是突兀。村民一開始都對他抱著戒心，後來見他善良得狠，對村裡的老人也頗禮貌，也就慢慢放下了心。那條村落也就平靜了下來，可能是幾個月，又或者是幾十年。

信徒

張欣怡

文學院 (創意及專業寫作) (2014 –)

努力讀書
和雜物霉爛的味道
從小就是他的，生活部份。
不努力讀書等於找不到工作等於沒錢等於淪落，
牆壁斑駁的裂紋隱藏公式
被他發現。
天花板的石屑剝落。

努力讀書
唔好同阿平去打波。
不知自己喜歡什麼，
他只知道，興趣比三個半斤的紙皮還要廉價。

努力讀書
將來買玩具給八歲的阿妹。
阿爸花了八十元買個娃娃給她，
阿媽氣得打了阿妹八下。
阿爸黝黑皮膚突顯花白頭髮。
沙啞的聲音，大叫
淒涼，是他的口頭禪。

努力讀書
臆著臉，在同學面前說英文。
我鬼佬佬補習老師唔係咁讀。
泛黃的機衣露了怯，
還是回家，聽阿爸
把 school 念成時鐘

努力讀書
他始終虔誠相信著。

《支流》編者的話

唐睿

新一期《支流》共選了六篇作品，分別是三篇小說和三首詩。

三首詩來路各異，風格卻頗有共同之處。三位同學均善於以幽默諷刺的手法，質疑都市裡似是而非的價值觀，以及人們看似親密，實則疏離的關係。譚詠俊的〈家〉，單看標題，讀者恐怕會誤信是一篇「標準」的命題作文，細讀作品，才發現所謂的「家」，原來是公共交通工具，而唯有「交租」之後，才能「回家」「坐在椅子上」，這個「家」，並非溫馨的家，而是一個逼不得已要回家的家。〈家〉道出了「回家」的累與無奈，同時又能苦中作樂，教人會心微笑。

劉穎華的〈弟弟〉和張欣怡的〈信徒〉都跟教育有關。〈弟弟〉寫弟弟如何被教育環境壓得透不過氣，「知識之海洋／會真實反映在人的脊椎上／我暫時挽起那包袱／牽著弟弟上補習班／一個慢慢跳起舞步的／跟在一個微駝的身後」弟弟已經被壓得「微駝」，卻不失天真「跳起舞步」，輕輕一個對比，就能讓人心戚戚然。劉穎華在後文更告訴讀者，這「壓」除了指沉重書包的有形重壓，也是指無形的壓力「看著他背起有形無形的書包／獨自走上 預定的路／捲曲 如煮熟的蝦／在熱水中翻滾／然後等著被評價」蝦的意象呼應著前文的「微駝」，在這「預定的路」上，弟弟孤獨、無助，儘管身邊的人能夠洞悉其處境及命運，但誰又能拯救他擺脫困境？〈弟弟〉一詩，除了批判，還流露出淡淡的自責，十分難得。

跟〈弟弟〉一樣，張欣怡的〈信徒〉也對「知識改變命運」的信念提出了質疑。不過〈弟弟〉的視點聚焦在弟弟這位天真的受害者，而〈信徒〉則從主角的視點出發，寫主角及其家庭的掙扎。「努力讀書」這句反覆出現在各段段首，讓讀者不禁思索，這個信念是否真能改變命運。就此問題，主角似乎非常困惑，然而在別無他法之下，只好繼續相信這套說詞。

小說方面，三篇作品的風格和意念都頗為不同，分別向讀者展現了好幾種小說創作的方法。張可森的〈樂園〉採用了寓言的結構，探討城市發展的問題。敘事者與花梨走過好幾個城市，希望找到一個稱心滿意的「樂園」，但他們卻發現，每個城市都有它獨特的處境與問題，所謂「樂園」，或許並不存在，即使有，也不是尋覓得來，而是由人自己建造出來。建造樂園的首要條件，是人類必須先克服自我，因此敘事者在故事末段說：「可能疏離、偏見、混亂、疾病、地震與水淹，甚至剛才的巨響都是我們帶來的。我們為這個城市帶來了災難，我們應該內疚啊。」

譚詠俊
一心成為廣告文案，一個愛說故事的人。
傳播系公關及廣告主修 (2014 – 2016)

交了租
回到家
坐在椅上
旁邊的他睡著了
差一點就睡在我肩上

他們則在腳腳我我
抱在一起
又吻又笑
雖在家裡
總不能當著我面前廝

樓下永遠都在吵
是鄰家的小孩
還是買完菜的大媽

幸好我住在樓上
幸好他還未靠在我肩上
幸好租金不太貴
幸好我不會住太久
幸好下一站係彩虹邨

〈奧底修斯的現代生活〉是一篇善用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且充滿奇想的作品。鄧心儀巧妙地活用了《奧德賽》的人物，刻劃出一位香港白領的日常生活。《奧德賽》裡專以歌聲迷惑水手的塞王，在這篇小說裡竟變成了「風韻猶存」的「實力唱將」；至於在《奧德賽》裡軟禁奧底修斯，讓這位特洛伊英雄淪落為玩物的卡呂普索，在鄧心儀的筆下，則成了「年過三十仍是孤家寡人」的「剩女」上司。卡呂普索常要求奧底修斯加班，而「其箇中原因」讀過《奧德賽》的人都應該知道，鄧心儀意識到這點，所以就不將話說穿，而以「他《奧底修斯》本人也想不明白」來留白，實在機智。《奧底修斯的現代生活》寫的是一個小人物的故事，這位小人物的名字與荷馬的史詩英雄遙相呼應，突出都市小市民對自己卑微人生的卑微願望，因此小說最後說：

「他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想起平凡沒趣的今天，想起過去一樣一樣的日子，想起未來大概也會一樣一樣的日子，緩緩地閉上眼，進入夢鄉。

唯有在夢中，奧德修斯才可以變成一個智勇雙全的英雄。」

除了寓言筆法和互文性，本期《支流》亦有一篇以寫實手法創作的小說。陳磊基的〈孩子〉講的是一條城中村의 拆遷故事。陳磊基寫村民的生活筆法細膩：「村落的景象和往常一樣，女人們提著剛買的菜或是油條，走過貼滿鮮紅的『大力發展經濟』之類標語的街道，趕回家中。那些自己居住著的老人，打開兒女們送的冰箱，加熱一下昨晚吃剩的飯菜，也就解決了早餐。」油條、剩菜，簡單幾句就能抓住基層村民的形象。除了描寫，〈孩子〉在情節上也有別於一般以拆遷為主題的作品，而這個差別在於小說的一個虛位。陳磊基在小說裡安排了一位「頭髮也被理得很整齊，儼然一副城市人的模樣」的小林，這位小林聲稱自己「懷念自己小時候的生活，也貪租金便宜」於是就回到城中村生活。小林跟老居民相處融合，更在與發展商議論時還到襲擊，應該是個正派人物。可是小說的結尾卻敘述道：「不知道多久以後，有個穿白恤衫，貼身剪裁的黑色長褲，連頭髮也被理得很整齊的年輕男人，在另外一條村落住下了，很是突兀。」到底這年輕人是否小林？如果是，他到底是由於要繼續追尋小時候的生活，才轉轉抵達其他的城中村？還是由於他實際上是發展商的臥底，專門滲透到不同的城中村，竊取村民的信任，然後促成拆遷？〈孩子〉並沒把話說盡，讓讀者提供了許多的想像空間，值得細味。

過去幾期在《支流》上發表過作品的同學，其中幾位，近年已在本地各個徵文比賽裡斬露頭角，這一期獲選的同學，相信也將成為本地創作圈的新力軍。期待下一期《支流》有更多新名字，為浸大的文學創作傳統接棒。